

輯二

深溝釣魚大賽

深溝釣魚大賽（上）：光影交錯的世界

大賽結束後，芳儀說要請我去吃飯，以此撫慰我的心靈。雖然不知道自己為甚麼需要撫慰，不過人家免費要請我吃飯，笨蛋都知道要裝成極需撫慰的樣子。我答應芳儀，問她可以在那時候訪談她們嗎？她說可以啊。

這次釣魚大賽的基地位於當地小農開的「深溝共同店」，我們約的餐廳就在共同店的旁邊。周日中午我準時赴約，和芳儀走進餐廳，點了些雖然看不懂可是好像很厲害的東西，而同為舉辦單位的另外兩人也到齊了，場面就變成餐點紛紛上桌，「米米之音」Podcast 主持人大米訪問我作為參賽者的心得，我訪問粉專「農田裡的科學計畫」的創始者芳儀大賽如何誕生，至於田文社的 Over，則把芳儀的兩個小孩一一抱去撞牆。

大概在十年前，青年小農、友善耕作曾經起過一股小浪潮，芳儀一家就是乘著這股浪潮來到宜蘭，想在深溝種植水稻。然而作為一個科學家的視野，促使芳儀想對友善耕作的核心精神追根究柢，譬如，許多小農會以苦茶粕消滅福壽螺，但鹼性的苦茶粕也會傷害到其他螺貝魚蝦，讓芳儀思考有沒有更友善的方式解決螺害？至今已舉辦四屆的釣魚大賽，就是誕生自這樣的背景。

「在過去，農田裡的許多生物，和人的關係往往建立在食用之上。」釣魚大賽舉辦的契機之一，始於追索現實與訪談間的距離。彼時芳儀與大米訪談深溝居民，從耆老口中得知不少人與水族互動的故事，與如今的深溝相比恍若隔世。經歷三四十年來的綠色革命、農地重劃、使用化肥農藥等改變，當芳儀嘗試想要比對深溝的今昔樣貌時，很快發現許多調查資源都投入於相對原始的環境，像深溝這種人為活動頻繁的農村，在預設此處生物相沒啥特殊的心態下，竟找不到什麼資料用於佐證。

然而農村的生物多樣性又帶給了芳儀驚喜，她告訴我在深溝設陷阱的經

驗，光是一個放在水溝中的蝦籠，就收穫了五六種生物。那顆蝦籠成為了解深溝水生動物相的決心，芳儀一度想以個人的力量進行調查，奈何所需資源過於龐大，於是便把腦筋動到公民科學頭上。

芳儀本來研究的是鳥類，而以公民科學為基礎建立的鳥類資料庫如 eBird、BBS（臺灣繁殖鳥類大調查）早已行之有年，但上述兩者的受眾皆明確指向賞鳥者，假使要以公民之力探索深溝水域，受眾又在何方？這個問題的答案，在巡田水時獲得解答。深溝一帶釣魚者眾，七早八早就能看到釣客聚集在水邊，芳儀意識到比起「抓魚」，「釣魚」這個詞彙給人的想像更加明確，那年時值 Over 競選村長，政見密密麻麻中一項正是水路踏查。後來 Over 光榮落選，但「深溝釣魚大賽暨水域生物年度盤點」卻從此誕生了。

我轉頭看向 Over，就是眼前留個平頭的奇女子，擔任深溝釣魚大賽的美術總監。這時候 Over 已經把兩隻小孩撞過一輪牆（嚴格講起來是店門口的塑膠布），轉而開始監督她們跳某種舞蹈，我想訪問她應該可以收穫許多珍貴的

視野吧，就得到以下這些對話：

我：Over 你在釣魚大賽裡面都做了什麼啊？

Over：鼓吹啊！

芳儀：為甚麼我們會想做釣魚大賽呢？

Over：好像是因為你自己想做調查結果做不完吧？

不行不行，幾番攻防下我放棄了訪談Over的念頭，我道行太淺，眼下只有Over能跟拍我，沒有我訪談Over的份。於是Over又回去和兩隻小孩玩抓帽子、烏龜措、跳芭蕾舞，和芳儀的小女兒互相畫貓鬚鬚。事後芳儀跟我說，那樣風暴混亂式的訪談，是此處的常態，要我多多包涵「很多人到最後都會說，忘記自己到底是來問什麼的。」

不會不會，我很清楚地記得自己來的目的，記得當時芳儀跟我說，釣魚大賽未來的獎金會增加時，我的眼睛都亮了起來。

在二〇二二年的那個夏天，我繳完圖書館與違規停車的欠款，於是從五年前一個什麼都不會的高中生，變成五年後一個除了抓魚外什麼都不會的大學生。不對，已經不是大學生了。剛畢業，兵單還沒下來，缺錢也缺能力，這個階段我稱之為「後大學生」。在那個夏天的七月，一個百無聊賴的後大學生，看到深溝釣魚大賽再次舉辦的消息，於是決定花五年所學來拚五千塊的獎金。

大賽的前一周，我在一個熱到發燙的上午，前往內城的羌仔連埤進行場勘。在宜蘭的諸多埤塘中，此處非常符合水下攝影的所需條件：清澈、安全、水深不深。大熱天裡，兩旁種植的落羽松池水看起來更清涼。我停下機車，脫掉衣服，速速入水，開始拍照。

今年的釣魚大賽開放以水下攝影紀錄物種，然而整場大賽中，大部分的參

賽者仍待在岸上拍照，只有我一個跳進水裡對魚按快門。為此我深感惋惜：拍照時我用的是 Olympus 公司的 TG6 水下相機，要價一萬多，但其實水下攝影也可以很廉價，我第一張水下攝影的照片，就是用三百多塊的防水套包裹手機所拍到的明潭吻鰕虎。目視觀魚可以從水上，也可以使用窺箱，但我想唯有視野的平行，才能解釋萬物為何願為一條發情的粗首鱧屏息。

粗首鱧令萬物屏息，條紋小鯽定義艷麗，巴西珠母麗魚捨棄詞彙，牠只靠光與鱗片就能證成自己。有條草魚朝我游來，我不敢動，願為一刻鏡頭化做一截浮木，那天太陽很大，池水很涼，草魚來了草魚走了，我感到我的背脊著了火，胸腹生了根，飄在水裡不著地，像一株大萍。

在東北角沿海的獨流溪觀察時，當地的淡水魚以洄游性魚類為大宗，然而在羌仔連埤，至今我記錄到的二十七種魚種皆無需降海就能完成生命史。所有魚種中，有九種魚屬於外來種，而剩餘的原生種中，又有至少有五種魚是經由人為放流才現蹤宜蘭的。

在大米製作的訪談節目《我愛深溝》中，可以從當地居民口中一窺彼時深溝的生物相：一九一三年引進的食蚊魚已經出現在陳榮昌耆老的回憶裡，他說那時有鯰魚、鰻魚，還沒有吳郭魚，那是因為莫三鼻克口孵非鯽要到一九四六年才引進台灣；張宏安先生表示耆老都說「有水就有鯽魚」，而在歷屆大賽的統計中，鯽魚的觀察次數僅有紅胸鯽三百六十項觀察紀錄的四分之一，雖說數據會受比賽的執行方式影響，但不可否認，這種生活在緩流水域中下層、適應力強、以底藻及腐植質等為食的外來種，與鯽魚的生態棲位是如此類似。

「記憶有多少層，而我們能掘的多深？」艾倫·勃狄克在他關於外來種的著作《回不去的伊甸園》中如此嘆惋，我想起小時候家門口的市場還有很多麻雀，而不是黃嘴巴的八哥鳥；我想起家旁邊的埤塘，裡頭的高體鱒鰱和吻鰕虎不知道都跑去哪了。眼下所及的生物相，遠比想像中的易碎，我們的回憶，那些魚，都活在著了火的時間裡，而釣魚大賽的目的之一，就是在火光之中，撿拾散落一地的碎片。

然而我總忍不住將雙眼投入大火裡。

羌仔連埤的入水口，是魚群聚集的地方，我與水流稍微保持距離，看到石賓、粗首鱸、長鰭鱸和馬口魚等待上游漂下的食物，在二〇二〇年的大賽中，曾經有過三筆平領鱸的紀錄，這是種隨香魚自日本引進的外來種，後來經主辦單位證實為長鰭鱸之誤鑑，讓沒看過平領鱸的我心裡有一絲可惜：牠來自哪裡，並不會在我心中因此變得醜一點。

我看著魚，看石上光斑因流水幻滅，想到今年大賽預告影片中的文案，心想是啊，我們確實活在一個光影交錯的世界裡。

因為在花蓮調查的關係，大賽開始第三天，我才騎往深溝共同店，要向主辦單位拿我的墊板和水路地圖，一路上左思右想，覺得五千塊好像有點少。這時我突然靈光一閃：除了抓魚，我還會寫作啊。我先是拚個首獎，接著為大賽寫一系列文章，第一篇寫大賽緣起與水下觀察，第二篇寫調查方法與宿敵對

決，第三篇寫大賽展望與我的奮鬥，不就能再拿去投稿嗎？

興沖沖騎到共同店，想提出訪談主辦單位的可能，我抵達時大概十多，按照比賽章程，這個時候芳儀應該要在店裡，但沒有。我拍了拍鐵捲門，大聲問有人在嗎？過沒多久，一隻腿很短的狗從鐵捲門的縫隙中鑽了出來，看看我，走到馬路對面又走回來，再度鑽回門裡。

於是一幅場景就出現了：七月正午，好熱的天，深溝共同店，有條狗在鐵門底下進進出出，有個後大學生盤腿坐在馬路上，托腮，等待，思考，心想真不想工作啊，去工作的同學們好像都很慘，剩下幾個讀研究所的在苟延殘喘，但好像又不能不工作啊，不去工作就沒有錢了，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不工作呢？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整天抓魚就會有錢呢？

那個後大學生思索著難解如詩的困境，面貌想必顯得憂鬱而哀傷，不過有時，他又情不自禁露出得意的笑容：地點在宜蘭的抓魚大賽，這筆獎金也只能是我的了。

深溝釣魚大賽（中）：拋網決勝負！

確定要拋之後，剩下的就是地點問題了。我們在店外張望了一下，決定走向對面的停車場，當我示範完將拋網交給江權祐後，心裡突然後悔起來。

周五共同店有開，所以我又過去鬼混。和芳儀在店裡聊著聊著的時候門開了，我回頭，就看到去年前年大賽的冠軍走進店裡。

螞蟻是上屆和上上屆的冠軍，看起來很黑，讓我想到我有個學長叫蔡黑，肩上掛個腰包，天氣很熱不知道為什麼還帶毛帽；權祐是當地的學生，看起來像個宅宅，至少臉起來像，他那顆有點宅的頭接在不那麼宅的身體上，讓我想起他在江湖上渾號「半獸人」。

在深溝釣魚大賽的規則中，未成年者須與一名成年人者組隊方可參賽。螞蟻

已經成年，祐權今年十七，兩個人於是成為一支讓人義憤填膺的隊伍。他們就像是蝙蝠俠與羅賓，福爾摩斯和華生，只不過我比福爾摩斯高一點，而那個華生又比我高半個頭。

大敵當前我強做鎮定，要打敗我不能靠拳頭，要靠抓魚。於是我很有風度地上去找他們打招呼 and 聊天，交流一下資訊、點位以及競賽策略，我很高興地跟他們說羌仔連埤外面的溝圳有不少高身鮎魚，他們也很高興地跟我說他們沒抓過。接著江權祐和芳儀借完水下相機之後，我問江權祐要不要學拋網，他說好，我走到停車場就後悔了：我在幹什麼？為甚麼我要幫助自己的對手呢？

這個時候反悔就沒有風度了，我只好不甘心地示範一遍，然後把網掛在江權祐身上，結果他一拋就拋出個半開，我表面喝采叫好，內心毛骨悚然：天啊太可怕了，這人不只是我的對手，還是個拋網奇才。螞蟻勸江權祐用獎金買張拋網，我聽後非常恐懼，走到旁邊雜貨店買舒跑壓驚，回來的時候停車場多了個路過的老人，正教他們另一種拋網方式，這個方式對我挺管用，至於江的網

則纏成了一團，我的心於是放下了一點點。

「你要不要學拋網？」我問螞蟻。

「不要。」他回答得很乾脆，殊不知拋網這項技術可能會左右比賽。

「我感覺螞蟻所有上傳的資料點位都是公開的，我也是，這代表大部分他找到的東西，我也能找到，我找到的東西，他也能找到，所以剩下不那麼容易發現的物種，就是這場比賽決勝負的關鍵。」我跟芳儀這樣說，她點點頭，我跟螞蟻這樣說，他也點點頭。

據說，螞蟻兩人將大賽區域分割成一塊一塊，然後地毯式地夜巡、設陷阱，不眠不休；我則列了一份歷屆大賽的物種清單，確認點位，以各式各樣的調查方式挨個點名。

基本上，我的調查方式以水下攝影為主。大賽期間，我先在羌仔連埤記錄了二十多種物種後便向其他水域探索，當水質汙濁的時候，就棄相機改用撈

網，這也是螞蟻奪得前兩屆冠軍的工具，我先是在羌仔連埤外面的水溝撈到過往沒記錄過的高身鯛魚、在鼻仔頭公園撈到香魚，接著又在內城撈到許多毛蟹和兩隻無辜的鰲。與其說是一種調查方式，撈魚不如說是一種狩獵的技藝：真正的調查方法是目視法，撈網只是把生物抓起來而已。

清單上的名字已經蒐集一半了，接下來我所欠缺的物種不是數量稀少、晝伏夜出，就是喜歡待在髒髒的地方。為此我準備了四個蝦籠，以秋刀魚為餌，希望能捕獲泥鰍、鱔魚和一些甲殼類。

陷阱種類繁多，不過原理都很類似，都是開口大、入口小，易進難出，從定置魚網到以寶特瓶自製的蝦籠都是如此。有的陷阱會等待獵物進去躲藏，有的會放置誘餌主動吸引獵物，常見的誘餌有魚肉、麵包、豆餅等等。不過比起斟酌誘餌種類，我覺得如何隱藏你的陷阱才是重點。在水邊閒晃時，時常可以發現別人設置的陷阱，而你設置的陷阱也會被他人發現。大賽期間，我放置在深溝國小前的蝦籠連著水草被人清走了（不過後來我又在南澳檢到一個），因

此我常說陷阱這東西就像共享單車：總是來來去去，如果離開了也別掛心，只需要耐心等待下一段新緣分，不能放真感情。

我用蝦籠捕獲了幾隻粗糙沼蝦和日本沼蝦，至於澤蟹則是我回到羌仔連埗用踢擊法找到的：那是一種運用腳掌與水流，將生物趕進網中的方式，進入網中的生物通常不大，除了魚類、十足目以外，也被用來調查水生昆蟲。《世界溫帶淡水魚圖鑑》表示這是一種「日式的魚類調查方式」，不過在我接觸魚類時，台灣已經有不少將此一技能操作到出神入化的專家。記得大三那年，我在台東有幸與位不可思議的農夫一起找魚，他拿著自製的網具在溪石間擺弄幾下，然後展示一尾約四十公分長的鱸鰻，這嚇壞了當時的我，他卻一臉沒什麼好驚訝的。

講完種種調查方法，我終於可以開始來講拋網，這是大賽中最需要技術的調查方法，也是最有故事的調查方法。

即使在網路上有不少教學影片，我還是花了不少時間並仰賴幾個路人的手把手教學才學會拋網，如今想起來，一切都相當值得。

拋網分成傳統與美式兩種，操作方法略有不同，不過都是藉由巧勁使用出的網張開。拋網的缺點是難，網具容易破損，水太深不能用，水太急不能用，水中有障礙物一樣也不能用。拋網的優點是快，無需等待，如今我理網、拋網、收網，只需要大概兩分鐘的時間。

大賽中似乎只有我使用拋網，一開始的目的其實只想逮住羌仔連埤中的幾條圓吻鯛，然而在圓吻鯛之後，我的漁獲就只剩下慈鯛以及幾種鯉科溪魚。直到七月二十二號，我都還不知道自己會在深溝抓到日本禿頭鯊。

那天禮拜五，下午六點，我照著芳儀指示來到深溝的一處大排，在前幾屆的大賽中，此處是羅氏沼蝦這種外來種的熱點，應該是從附近養殖場跑出來的。張望一下，寬六七米、深兩米的大排中不少垃圾，水質很差，一票紅胸鯛和慈鯛在裡頭打滾，也許會有土虱或鯰魚吧。我決定晚上再來看，拋個兩網就

走。選定一處水圳流入大排的地點，理網、拋網、收網，整理漁獲時，我注意到在雜魚之中，卡著一條八公分的日本禿頭鯊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：綜觀四屆釣魚大賽，日本禿頭鯊在歷年中僅有八筆紀錄，這是因為深溝離海較遠，禿頭鯊幼魚從海中上來要經過的距離不短，而平原地帶中的農田地景又不適合其生存，才導致數量如此稀缺。我曾在大湖溪流域中試圖以浮潛尋找這種魚，結果無疾而終。檢視 *Naturalist* 的紀錄，都是分布在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，如今一切都說得通了。

日本禿頭鯊的幼苗往蘭陽溪上溯，途中進入深溝農田水圳錯綜複雜的水系，此處距離大湖溪尚有一段距離，但有些個體已經長到無法攀岩而上的體型，只好留在骯髒的大排。大排的水對該種溶氧應該太低，我那條禿頭鯊選定溶氧相對豐沛的出水口度日，結果被我用拋網捕獲。晚霞正盛，我站在道路一側，凝視大排下游——彼時那條日本禿頭鯊的幼魚，也許就順著這道水路上溯，穿越廣袤的蘭陽平原，我極目遠眺，欣賞美景，以沉默感嘆大自然與生命

的奧妙。

騙你的。

我興奮的鬼吼鬼叫，停不下來，七手八腳把日本禿頭鯊裝進觀察盒，接著繼續鬼吼鬼叫。我拍了幾張照，上傳群組炫耀，然後看著牠。在東北角的獨立溪流中，日本禿頭鯊是最普遍最無聊的物種，多的像是貓身上的毛，我從來沒想過我會對日本禿頭鯊投以如此熾熱的眼神。我看著牠，伸手摸了摸牠，拍了張照，然後重複剛剛的行為一遍，捧著那條魚像捧著五千塊，觀察盒對我彷彿大賽的獎盃。

啊，在這場大賽中，神明站在我這邊。

如果看到有人在戲水處拿著上述的器材搜索，十有八九就是釣魚大賽的參賽者了，為此只要在路邊看到有人攜帶裝備，我就會上前搭訕。

禮拜四，下午我暫時結束田文社的跟拍，前往三年前紀錄衛氏米蝦的熱點

（事後從額角判斷，那應該是多齒新米蝦或擬多齒米蝦），路過共同店前十字路口的时候，我的對向有兩個人騎機車前往內城的方向，肩上扛著兩隻撈網。

我想了想不到，感覺這兩人來頭不小，於是掉頭追上等紅燈的他們。

「你們是來參加深溝釣魚大賽的嗎？」

「呃……對。」

（短暫的沉默）

「你是蟻又丹？」

「呃……對！」

「我叫冠中。」我說，「我們還會再見面的。」然後我拉下安全帽面罩，帥氣地朝反方向離開，沒有回頭，回頭就不酷了，很酷的漫畫都是這麼畫的，很酷的电影都是這麼演的。

深溝釣魚大賽（下）：深深

我媽常問：「你去哪兒啦？」

「森林。」

「水桶裡裝的是什麼啊？」

「蝶螈。」

「在哪裡抓的？」

「森林裡。」

「盒子裡面是什麼東西？」

「嗯，烏龜。」

「你襯衫內是什麼東西？」

「蛇。」

我媽之所以這樣問，並不表示她不認同我的作為，因為她知道她自己養了一個動物收集家、在泥地打滾的探險家或一個野人，她對我的容忍使我視她為英雄。

——大衛·奎曼〈胡桃樹與我〉

「我沒想到你的心境轉折原來是這樣耶。」讀完〈深溝釣魚大賽（中）〉：拋網決勝負！〉後，訪談時芳儀笑著跟我說。

「散文的真實性就是這樣呀，外部世界還有對證的空間，但內在的思緒就完全是作者說的算，所以我覺得，散文裡面那些「心想……」的部分，十有八九都是假的。」我向芳儀眨了眨眼睛，繼續詢問比賽歷年來的變化。

如今深溝釣魚大賽舉辦五年，歷經四屆，每屆的大賽主題都來自往年結果，唯獨第一屆沒有主題——或者說，第一屆的主題正是「啟動」：芳儀告訴我，首次舉辦那年，連她自己也不確定這種創新的做法是否能成功，所以那年

比賽定位比較像是蒐集經驗，只要有人來就不錯了。

二〇一八年的賽事狀況不少，這些狀況全部成為往後賽事的規劃方向。打個比方，第一屆大賽曾有設立給紀錄數量最多的「特獎」，結果就是那年的觀察紀錄高達兩千多筆，讓主辦單位的鑑別成本難以負荷，甚至延後頒獎。因此隔年大賽取消「特獎」，改立記錄到鱸鰻、七星鱧、鮫魚等稀有物種的「哇賽獎」，因應當年的主題「夢幻物種」，海報上畫了一條鮫魚。前兩年的比賽焦點都放在魚蝦蟹，促成了二〇二〇年大賽的主題「擴大類群」，海報則改為Ova畫的烏龜。

參與比賽的方式有個口號「探索、拍照、上傳」，六字口號背後是無盡的細節，讓參賽者一頭霧水。為此Ova在第一屆製作了純手工繪製的大賽手冊，第二三屆則把全部所需資料搬到大賽專用的網站上；第一年，主辦單位設立釣魚工作坊開班授課，第二年工作坊的內容新增了夜觀與生物辨識，芳儀表示大人可以從這類工作坊獲得樂趣，但太小的小孩可能不行，所以第二

屆請「蘋果姊姊」帶讀繪本《野溪不見了》，小朋友也能用迴紋針在紙上釣魚，發揮大賽環境教育的潛力，第三屆舉辦音樂會，大米將現場的小朋友組織起來，讓一個初生的合唱團唱起童謠〈西北雨〉。

二〇二二年，大賽舉辦到第四屆，主題是「切面」：切面可以是空間的切面，代表擴大賽事範圍，希望參賽者探索水溝以外的棲地，也可以是水的切面，鼓勵參賽者進入水中觀察。往年蒐集的資訊與經驗在今年開花結果，變成繪有調查方法與賽事地圖的摺頁，以及墊板。墊板上附有尺規，鼓勵參賽者將魚放在水中拍照；墊板上有魚種介紹，原生種在一面，外來種在另一面，放進口袋就是一本簡易版的圖鑑。

今年的參賽人數是之前任何一屆的兩倍以上，賽事也擺脫過往三年的虧損狀態，然而比賽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：取消「特獎」之後，參賽者只蒐集物種數量（聽到這裡時我為之汗顏），資料無法反映物種分布，往後也許會設QRcode，讓參賽者去跑點。關於未來，芳儀跟我講了很多可能，像是資料

應用、舉辦展覽，甚至是將比賽範圍擴張到整個宜蘭市。我聽了嚇了一跳，不斷鼓吹的 Over 聽了也嚇了一跳，可是芳儀看著我，說出現了有興趣的合作夥伴，希望在利澤簡也舉辦賽事，比賽就能以串聯點位的方式逐步擴張，眼神很認真，我想她是認真的。

我說真棒啊，我下一屆也想來當工作人員，我可以設計檢索表，開設調查和食魚教育的工作坊（你們提供場地，我提供課程和魚），幫忙鑑定，以文字為大賽側寫。我講了很多，卻始終沒有講出我最想問的問題：芳儀，我和螞蟻，到底誰才是大賽冠軍？

芳儀口風很緊，直到採訪結束，我還是不知道我的名次。

七月二十四號，我從一場午覺醒來，世界從此天翻地覆。

儘管二十一號我因前往南澳調查而缺席、負傷，七月二十二號還是參與賽事，日本禿頭鯊就是我努力的報酬。七月二十三號我繼續前往深溝，又紀錄到

囊螺、錦鯉、澤蟹、毛蟹等物種，還在水溝摸出一條黃鱔的屍體，這時我的物種已經來到四十九種，相較之下螞蟻一組人僅有四十四種。腳傷很痛，我決定二十四號待在家養傷，在 *Inaturalist* 上欣賞其他人努力的樣子。

「然後看螞蟻這組，他們應該已經是強弩之末了。」我在群組裡面這麼宣稱。

大賽最後一天，我在八點醒來，發現螞蟻那組多了六個物種。

在深溝共同店裡面，江權祐和我描述過鯰魚的泳姿，這魚不是游很快嗎？既然游這麼快，那他們是怎麼撈到的？有隻約十五公的大口黑鱸出現在螞蟻的紀錄裡面，是大賽的首次記錄，這條天殺的外來種是怎麼出現在深溝，又怎麼會被他們而不是我逮到呢？斑龜和紅耳龜也是今年才記錄到，很多人可能沒想過烏龜也算吧，現在夜已深了，烏龜都躲進落葉或草叢裡，我到底要上哪去挖一隻烏龜出來呢？

重要的是，這些資料中有好幾筆都是在二十三號紀錄，一直到二十四號晚

上才上傳——他們居然暗槓資料！

「你鬆懈了。」群組裡面有個討厭的同學說，他很討厭，但他說的是真的。不行，我要垂死病中驚坐起，騎去深溝拚獎金。

晚上九點多，我抵達深溝。

七月二十四號下午一點四十分，螞蟻他們在「廖俊銘地政事務所」附近紀錄到六顆台灣錐實螺，一種和囊螺很像的貝類，兩者同樣不到兩公分大，差別在於囊螺是外來種，殼口左旋，而原生種的台灣錐實螺殼口是右旋的。我參考之前在靜水域枯落物找到囊螺的經驗，撈起水溝底質查看，很快找到幾顆黏在落葉上的台灣錐實螺。

接下來呢？該怎麼辦？

一想到深溝無人的夜裡，幾公里外的水域，螞蟻與江權祐兩人渾身潮濕、頭燈閃爍，手拿撈網狩獵新物種，就不禁讓我頭皮發麻。

沿著水溝走，一條鯰魚向前方逃竄，我追上去，然後跟丟了。牠游得快，奔騰而行，幾乎躍出水面，就像江權祐描述的那樣。

物種清單上的名字其實剩下不多了：泥鰱、螯蝦我試過用蝦籠誘捕，但沒抓到；字紋弓蟹、紅魔鬼至今都只有過一筆資料；羅氏沼蝦有過八筆，但全聚集在二〇二〇年的相近點位；這樣看起來，歷屆都穩定出現的鯰魚和土虱出現機率或許是最高的。如果找到了，我剛好有帶兩隻撈網，可以手持雙網，二重包夾。

問題來了，螞蟻以撈網獲得二〇一九年冠軍，給下屆參賽者的建議是「頭燈要夠好」，然而眼下我只有一根防水手電筒，大概比熱狗再粗一點。

我的朋友啊，如果那夜你行經深溝，見到水邊有個人影手持雙網，口裡吐光，皮膚黝黑，神色倉惶，因右腳根負傷而走路一拐一拐，我的朋友啊，請你不要誤會，那只是一個可憐的男子，試圖尋找一隻和他同樣可憐的鯰魚。我的朋友啊，如果你第一次見到這種場景，請你不要驚慌，因為那個男子對於他在

做的事也很生澀，和你一模一樣。

說生澀也不對，其實我小時候就有這種經驗了。國小回羅東的外婆家，吃完晚餐後家人會帶我出去散步，天黑了，我們沿著水溝行走，就著路燈光芒看水溝裡有甚麼，大部分找到的都是吳郭魚，但偶爾會找到鯰魚、線鱧，我會沿著彷彿沒有盡頭的水溝追著牠，魚卻總是會先一步消失在水溝裡，留下我，沉浸在逐漸消退的興奮餘韻中，直到遇見下一條魚為止。

夜裡，我尋找鯰魚，想起童年，以及大賽期間一些雜七雜八的事。

我想起有個爸爸帶一對兄妹來玩水，我教哥哥拋網，網太重他拋不動，於是變成我拋網、他把網拉上岸，裡頭的魚就是我們一起抓到的；我逮到一條線鱧，要帶回去吃，妹妹一開始看到我處理內臟說好噁心，後來又跟我說想摸摸看，我說線鱧這種外來種的數量很多，所以我會吃牠。妹妹問我那我會吃美人魚嗎？我跟她說如果美人魚的族群數量充沛，那我還真想吃吃看。

我想起我在羌仔連埤遇到媽媽帶小孩參賽，我教幾個男孩子抓魚，沒有抓

到，乾脆直接把後來抓到的澤蟹拿給他們看。我說這裡的物種我已經找完，要離開這裡了。他們問我接下來要找甚麼呢？我表示我想找錦鯉，那個媽媽於是跟我分享錦鯉的點位。

我想起要潛入羌仔連埗那口最深的池子前，芳儀告訴我此處本是私人土地，地主租借給社區十年，今年決定不續約，要把土地收回，往後恐怕不能再來這裡玩水。

我想起羌仔連埗外的水圳，我跟Over說我發現兩條香魚，看起來很健康。她跟我說內城的農地重劃已經勢在必行，最快明年會開始。此舉讓水路會以不同的路線蜿蜒，生物會改變分布，馬路會更靠近農舍，地價會上漲。「很奇怪吧？農地重劃的目的是讓房子賣更好」她笑著跟我說。

我想起八甲魚場附近，一個大哥聽到我在比賽，願意讓我到他的池子裡抓魚，看看裡面有甚麼。他問我抓到幾種動物，我說四十多種。「四十多種？」他叫起來，我就把我蒐集到的每個物種用台語唸給他聽。「哇那這樣你一定第

一名啊。」他跟我說。

我想起我潛入羌仔連埤那口最深的池子，想找看看裡面有甚麼，結果沒有特殊的物種，倒是發現在兩米多的池底，雜音因為有水隔絕，全部都消失了。

一直找新物種到十二點五分，比賽最後一天，我沒有找到泥鰍、土虱、螯蝦或是其他新物種，當然，也沒有鯰魚。

從深溝國小走回共同店附近的公車站，我傳訊息跟芳儀說國小附近都是毛蟹屍體，不知道是怎麼死的，接著上群組講了些垃圾話，然後把手機放進口袋。意識到比賽結束了，我突然不知道接下來該做些甚麼才好。

好累。

我癱在公車站的椅子上，拿出手機，算了算我抓了幾種物種，又算了算螞蟻抓了幾種物種，依然不知道誰是冠軍。因為疲倦，還有其他原因，我沒有立刻回家，而是坐在椅子上發呆，盯著濕漉漉的魚網和夜裡的深溝：這麼鳥不生

蛋的地方，半夜，所有店家全都關門了，沒有路人，沒有經過的車輛，只剩下路燈看起來無比溫柔，光深深照進水溝，像蚊子把口器深深埋進我的皮膚。

我一巴掌打死蚊子，抹去血跡，深深嘆氣，心想：如果沒有贏得獎金，來參加這場比賽真不知道是為了甚麼。

釣魚大賽後記

「那條禿頭鯊應該不是這樣進入深溝的。」前往慕谷慕魚的路上老大突然跟我講，「你寫那條禿頭鯊從蘭陽溪進去深溝的水圳系統，那個環境不大可能，比較可能是先進入粗坑溪，再被沖到深溝的。」我說了聲喔，心裡想的是老大您說的太晚了啊，如果真是錯的，被我誤導的人可能都誤導出了去誤導他的人的人了，再說我也有可能是對的，說不定那條禿頭鯊比較笨或比較叛逆啊？不過也罷，大賽確定落榜，稿費也拿到了，粗坑溪就粗坑溪，禿頭鯊就禿頭鯊吧。

採訪時芳儀問我說有沒有興趣幫她做調查，我的頭因此點的像啄木鳥一樣。我說當然好，當然好，我除了電魚以外的調查方法都還算熟練，不怕水，不怕髒，有基礎的淡水魚辨識能力，而且你可以低薪壓榨我，只要你請我吃孔雀

餅乾我就願意幫你調查。於是一陣子後芳儀來信，我便得到了夢寐以求的、在冬山河的竹筏上拋網的機會。

大賽期間我在大湖溪叉了兩條四十多公分的捲仔，放血、清理、冰進冰箱，大賽結束後一條寄給老師，一條自己吃了。我把捲仔的魚腹割下、去刺，乾煎擠點檸檬，非常美味；其餘的魚肉用湯匙刮下，做成魚丸，但胡椒放得太多，蓋過魚肉本味，口感也不是很好；魚骨和魚頭因為冰箱空間不夠丟了，我本來想拿來熬湯，真好奇和海鱧熬出來的湯差別在哪裡。

Over 和我曾經站在一道亦橋亦圳的水泥結構上聊天，我指著底下的太湖溪支流，說兩條香魚就在草叢旁邊。這些草叢在八月十二號時已經被清光了，我猜清除草叢的原因可能是覺得草很醜很亂，或是草叢在淹水時有危害居民財產安全上的疑慮，但我不懂以溪裡有草為醜的審美觀，也不懂這丁點草要怎麼讓水淹上馬路。道裡我不懂的很多，懂的只有一點點，譬如草葉能作為供養整個生態系的基底，或是劃傷涉水時赤裸的肌膚。草叢就是森林，魚隻是無

翅的飛鳥、沉默的獸，或者是我們。

羌仔連埤聽說在八月十五號封閉，十二號我去了最後一次，這裡還是一樣漂亮，裡頭有條五十公分左右的線鱧在大賽開始後就消失不見，估計是被人吃了。但一條被我盯上的珍珠石斑還在，這應該是我抓過最肥的魚了，肥的流油。殺魚的時候有隻小貓從附近的屋子裡面走出來，對著我喵喵叫，我於是把殺魚時割除的肥膘丟給牠。

「深溝釣魚大賽」系列是我對個人寫作的一次嘗試。

過往寫作的時候，我會嘗試將我尚未精通的知識體系摻進作品中，敘事因此生硬。後來我逐漸將敘事的主軸從知識轉為經驗，卻發覺內容愈發有顧影自憐的疑慮。這次，我再次加入相對知性的內容，譬如調查方法、調查記錄、生物相改變等資訊，以及訪談的結果，希望讀者能因內容性質交錯而繼續讀下去。

我實在太愛籐本樹了，他的《炎拳》我讀了不下十遍，他將我從大三時的文藝腔解救出來，因此這次的作品我也融入籐本樹的標誌性元素：戲謔和後設。我將「貪財」這個元素置於三篇文章的情感轉折點，而這三篇文章雖然能各自獨立，卻又以後設的形式互相承接。理想上，我希望後一篇文章能解構前一篇，因此閱讀的順序很重要，我希望你能夠從共同店的白天讀起，結束於共同店旁公車站的那個夜晚。

一切應該要停在那個完美的夜晚。

結果第一個做不到的是我自己。訪談芳儀時，她提到兩次大賽中一年的時間間隔實在太久，希望能定期召開工作坊縮短間隔。我當時不懂她的意思，我現在懂了，那些被我寫進去的事物，在文字凝固後依然在茂盛地生長，無法抑止。故事氾濫對於說故事的人是至福也是詛咒，我活在無法棄題材不顧的折磨中，然而，只要我還能寫，只要我還能寫，我就覺得我還活著。

我還想說故事，我還想說故事，故事應該要說完了，但是故事還沒有說

完，故事自己長了出來，再讓我說一個故事，再讓我為你說一個故事。

就算這個故事不在深溝，沒有釣魚，而且跟比賽完全沒有一點關係。

六月中我去花蓮調查，晚上我到之前常去的一個魚點游泳，發現地形變成我完全認不得的模樣，魚多的要命，那天我沒有帶魚叉，因此感覺就像是，自資系因為舉辦系員大會設立 Buffet，桌上擺滿豐盛的菜餚（還有我最愛的鳳梨蝦球），我混了進去，卻發現自己沒有帶筷子一樣。

八月中我再去花蓮調查，這次有帶魚叉，二十一號晚上我下水拿了條三十多公分的大口湯鯉，依然不懂地形為何變化的如此大。二十六號下午我又去魚點，這次我終於搞懂了，接連幾月的大旱讓我陷入混亂，西方一個石堆水位下降，長滿大萍，看起來就像陸地，我遂將辨識地形的基準點錯認為另一個更東邊的石堆，因此記憶裡的河岸崩了、潭消失了，應該是泥底的地方出現了湧泉與細沙。

重新設立基準點，記憶校對，我發現一切在大尺度上沒什麼變：水門北流還在，只是水變的很淺，裡頭正炸水花，看的出有魚；主流深池平緩很多，鯽魚溝自從不知道被誰拿走整群鯽魚後，族群就一直沒回來，混濁許多的水裡有一群線鱧幼苗，親魚在我魚叉卡住時擺尾游走；還有基準點石堆，我最常下切的魚點，一群吳郭魚朝我好奇地游過來，我出叉爆了一隻的頭，魚群四散後又聚集回來。雖然我們會用「一個地方還記得自己」這個說法，但看到獵物毫無畏懼的眼神，我知道花蓮已經把我給忘記了。

我殺的忘情，看自己的本質自血霧中浮現：我想起各處被我殺死的獵物屍體，以及映照在內臟與腳掌上的，絕美的月光。我折斷一隻動物的頭，用刀和指頭把體內掏空，我熟練地做這件事，只因為我不斷地做。硬棘刺進我的手裡，迸出血珠，我卻像是小傑手臂被砍下時，心裡共存著抱歉與安慰，我的心之所向承受著遠大於我的痛苦與恐懼，基於公平我覺得我多少要承受一點，只是一來我知道這不會讓魚更加好過，二來我不想死，我還想繼續吃，直到我不

再飢餓為止。

我覺得我吃甚麼，就變成甚麼，我好像只有在一個地方永無止境地狩獵，才能對這個地方產生情感，我的愛寄宿著暴力的因子，可是我遇過一些人，他們對我很好，所以我也想當個好人，一個善良的屠夫。

當天的手氣很好，我又了很多，等到我要坐下來殺魚的時候，我發現我的刀不見了。

那把刀是一把Columbia的K317直刀，刀看起來很美，撿來的身世讓刀看起來更美。我不想弄丟那把刀，因此在相隔約兩百公尺的魚點間找刀，最後發現那把刀掉在鯽魚溝的下游，刀的上面還有一隻在吃草的牛。

我猜你對我怎麼從牛腳旁把刀子拿走不感興趣，所以我就不多提了。之所以提這個插曲，是因為我當時不斷尋找的樣子和六月時的我很像，只是六月的我搞丟的是一條支流。

六月我晚上和朋友過來，在錯認為基準點的石堆游個泳後，向上游探勘之前的魚點。主流變淺、拐彎我都能夠接受，唯獨水門北流的消失讓我不解：那條向北的支流朝堤防流去，把水從一個水門中引出河道，基於這個設計，水一定要從這個地方出去，但當我前往記憶中的地方時，腳下卻只有紮紮實實的泥土。一條支流是怎麼不見的？一條支流是不可能不見的啊？

我很混亂，像是找那把刀一樣找那條支流。我的朋友安慰我，說可能不見就是不見了，只是我沒辦法被安慰，我一路嘟囔，支流在哪裡？支流應該在這裡的啊？但我想說的不是那個，我想說的是好久不見，這麼久過去我們都變了好多，我都快認不出你了。在我離開的這些日子裡如果有發生甚麼事，你願意講給我聽嗎？還有最重要的是，你最近還好嗎？

我哀戚地復誦，一遍又一遍，因此在幻覺裡河流真的回應我了。他看著我，安慰我，說有一天一定會給我回答。

